

从牙刺瓦赤到阿合马

——元初回回政治集团间的冲突与权力转化

□刘成群，乌丽亚·米吉提

摘要：牙刺瓦赤、赛典赤·赡思丁、匿赞马丁是蒙哥朝燕京行省回回官员，他们的势力在忽必烈朝阿合马当政期间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或排挤，牙刺瓦赤之子阿里别为阿合马所杀，匿赞马丁则身系大都监狱，而赛典赤·赡思丁离开权力中枢，最后老死云南。这说明回回政治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也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对权力的争夺是产生这种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其他如种族、地域、伊斯兰教派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关键词：回回；阿合马；权力转化

作者简介：刘成群（1978—），河北高阳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讲师；乌丽亚·米吉提（1961—），新疆师范大学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新安理学研究（11CZS023）”。

毫无疑问，阿合马在元初政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至元元年（1264年），“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1]，由此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被杀，阿合马秉政近20年，对当时及以后的元朝政治结构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往有关阿合马的研究，其着眼点或是放在其经济政策上，或是放在他所代表的回回法与汉法两种政治思路的冲突上，现在我们可以试着调整一下观察视角，从回回人内部和穆斯林的历史语境入手，考察阿合马与其他回回官僚的关系，以期发现当时回回政治集团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燕京行省：蒙哥与忽必烈之间的矛盾

首先从蒙哥与忽必烈之间的矛盾说起。蒙哥当政后，其政治与军事部署颇有条理，如果说他部署旭烈兀西征是要稳住帝国西翼的话，那么他派忽必烈治理中原则是为了维持东翼的稳固。其实忽必烈早在蒙哥即位之前就已经留心汉地了，《元史·世祖本纪》中说：“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2]他开

始悄悄培养个人势力^①，并在邢州、河南和关中一带打造自己的根据地，忽必烈的这些行为曾引起蒙哥的猜疑：

“岁丁巳（1257年），宪宗以世祖尝受命经理河南关右，入谗者言，谓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命其贵强相阿勒达尔以丞相行省事，刘太平以参知政事佐之，钩校括索，不遗余力。”^[3]

对于蒙哥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忽必烈自然无可奈何，但在一定程度心存不满，从蒙哥即汗位的第二年发生的一件事就能看出忽必烈所流露的不满情绪：

“岁壬子（1252年），帝驻桓、抚间。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儿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杖而释之矣，偶有献环刀者，遂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帝责之曰：‘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不只儿错愕不能对。”^[4]

蒙哥即汗位后，把帝国疆域划为燕京行省（治所在今北京）、别失八里行省（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境）、阿母河行省（治所在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等几处，而且指定了具体负责的官员：

“以牙刺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答马丁佐之；以讷怀、塔刺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刺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5]

燕京行省虽不改太宗旧制，但在太宗后期，它的职能已经主要以“理财”为主了^②，即“总天下财赋”，这肯定会触及忽必烈的利益，所以忽必烈存在不满情绪是可以想见的。牙刺瓦赤属于蒙哥亲信，自然会与忽必烈产生一定矛盾，在史天泽的行状资料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

“上（忽必烈）在潜邸，壬子春，行幕驻岭上，极知汉地不治，河南、陕西尤甚。宪宗方倚任于牙刺瓦赤，乃因朝觐，请分河外所属而试治之，乞不令牙刺瓦赤有所钤制。诏许之。”^[6]

或许正是由于来自蒙哥麾下这些蒙古人、回回人的压力，才使得忽必烈在比较长的一个时期益发依靠汉人，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李璫之乱”和王文统被杀才出现变化。我们看上述名单可以看出，燕京行省的负责官员有牙刺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赛典赤、匿答马丁等六人，从名字即可判断，牙刺瓦赤、赛典赤、匿答马丁（又作匿赞马丁）等三人属于回回人。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这三人的生平，探讨他们在忽必烈朝的遭遇及其与阿合马的关系，由此展现元代回回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纠葛。

二、牙刺瓦赤、赛典赤·赡思丁、匿赞马丁的生平

牙刺瓦赤，又作牙老瓦赤、牙鲁瓦赤、伊啰斡齐、滑刺西迷等。牙刺瓦赤是花刺子模人，但他曾作为成吉思汗的特使出使过花刺子模。1218年，他与阿里火者等人面见了花刺子模国主摩诃末。摩诃末对他说：

“生而为花刺子模人，自应为祖国效力，据实报告成吉思汗的全部情况，并在以后留驻汗廷，充任谍报人员，继续刺探消息。”^[7]

但牙刺瓦赤对成吉思汗很是忠诚。灭掉花刺子模后，他曾一度主政西域。《元史·太宗本纪》记载窝阔台即位后，任用两位官员管理赋税财政：“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

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刺西迷主之。”^[8]而志费尼则这样称颂牙刺瓦赤：

“一如众望所归，这些州邑的权柄，归诸大丞相牙老瓦赤（Yalavach）及其孝顺儿子异密麻速忽毕有才干的掌握中。因他们公正治理，他们恢复了该地的损毁，给那些说什么‘良医治不好时间造成的创伤’的敌人一记耳光。”^[9]

《蒙古秘史》记载 “因〔他们〕同样知道〔治理城市〕的道理，就任命其子忽鲁木石·马思忽惕与我们的达鲁花赤一同管理不合儿、薛米思坚、兀笼格赤、兀丹、乞思合儿、兀里羊、古先一荅邻勒等城市。将其父牙刺哇赤带来，教〔他〕管理汉地的中都城。”^[10]汉籍中记载牙刺瓦赤在窝阔台十三年来到内地：“（元太宗十三年）辛丑（1241年）春……俄而牙鲁瓦赤自西域回，奏与敏同治汉民，帝允其请。”^[11]贵由即位后，牙刺瓦赤被封为“也可札鲁花赤”，即大断事官。蒙哥即位后，对牙刺瓦赤更是尊崇有加，帝国最重要的燕京行尚书省即以牙刺瓦赤为首。就这一点，志费尼充满激情地写道：

“（蒙哥汗）如从前一样委付给大丞相马合木·牙老瓦赤及其可敬的继承人麻速忽毕，把契丹地区交给马合木·牙老瓦赤，他的旧劳已得到恩遇的报酬，并且他是在皇上吉祥登基前到来，同时把河中、突厥斯坦、讹答刺、畏吾儿地、忽炭、可失哈耳、毡的、花刺子模、拔汗那交给麻速忽毕。”^[12]

据陈得芝《牙老瓦赤卒年补证》一文考证，牙刺瓦赤于“一二五四年四五月间去世”^③，时为元宪宗四年。

赛典赤·赡思丁，《元史》卷一二五、《新元史》卷一百五十五均有传，《新元史》云：

“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别庵伯尔者，西域诸国尊回回教主之名也。赛典赤，犹华言贵族。赡思丁白云‘与中国孔子同世系’，言为教主后同于中国孔氏之贵云。”^[13]

别庵伯尔（Paighambar）即使者、先知之意，此处指穆罕默德。由此看来，赛典赤·赡思丁是圣裔无疑。长期从事赛典赤·赡思丁身世研究的学者纳为信根据史籍和谱牒等资料提出，赛典赤·赡思丁属于先知穆罕默德经女婿阿里、女儿法蒂玛——侯赛因——载因·阿比丁——栽德·额勒——侯赛因之后的6世孙叶海亚支系，其后代又从波斯来到喀喇汗王朝，最后指出，1219年秋在海押立率领军队加入成吉思汗大军的阿儿思兰汗，正是赛典赤·赡思丁^[14]。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不管怎样，赛典赤·赡思丁的赛义德（Sayyid）身份是学界公认的。

成吉思汗逝世后，其子孙对于赛典赤·赡思丁的才能依旧非常看重，并委以重任，《元史》本传云：

“太宗即位，授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改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入为燕京断事官。宪宗即位，命同塔刺浑行六部事，迁燕京路总管，多惠政，擢采访使。帝伐蜀，赛典赤主馈饷，供亿未尝阙乏。”^[15]

赛典赤·赡思丁在蒙哥时期迁燕京路总管，与牙刺瓦赤、不只儿等人控制天下赋税。忽必烈当政之后，于此几人中唯一对赛典赤·赡思丁恩遇有加，擢任燕京宣抚使。中统二年（1261年），又拜中书平章政事，使之与塔察尔、王文统、廉希宪共政。忽必烈对赛典赤·赡思丁的恩遇是有历史缘由的，拉施特《史集》云：

“他（忽必烈）的军队正处于饥饿和无衣之时，他〔赛典赤〕来到了，并且履行职礼

如仪。忽必烈合罕同意保举他在蒙哥合罕处任职，而且也就这样做了。蒙哥合罕慰抚了他，大力奖赏了他。及轮到忽必烈合罕作皇帝时，也奖赏了他，并赐他以丞相之职。”^[16]

无独有偶，《元史》亦有材料可以印证两人有旧：

“帝每顾侍臣，称塞哇旃（赛典赤）之能，不忽木从容问其故，帝曰：‘彼事宪宗，常阴资朕财用，卿父所知。卿时未生，诚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谓为人臣怀二心者。今有以内府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若何？’帝急挥以手曰：‘卿止，朕失言。’”^[17]

中统二年、三年、四年以至至元元年（1264年），赛典赤·赡思丁任中书平章政事凡四年。至元元年（1264年）出任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从此，赛典赤·赡思丁就远离了中枢系统。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一直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逝世，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云南。

与赛典赤·赡思丁相比，匿赞马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元史·廉希宪传》中一则材料让我们得以知道他在忽必烈时代的境况：

“七年，诏释京师系囚。西域人匿赞马丁，用事先朝，资累巨万，为怨家所告，系大都狱，既释之矣，时希宪在告，实不预其事。是秋，车驾还自上都，怨家诉于帝，希宪取堂判补署之，曰：‘天威莫测，岂可幸其独不署以苟免耶！’希宪入见，以诏书为言，帝曰：‘诏释囚耳，岂有诏释匿赞马丁耶？’对曰：‘不释匿赞马丁，臣等亦未闻有此诏。’帝怒曰：‘汝等号称读书，临事乃尔，宜得何罪？’对曰：‘臣等忝为宰相，有罪当罢退。’帝曰：‘但从汝言。’即与左丞相耶律铸同罢。”^[18]

材料中提到匿赞马丁“用事先朝”，匿赞马丁则是燕京行省中的匿答马丁无疑。汉文献中有关匿赞马丁的记载极少，但在波斯文献《世界征服者史》中却有一条记载，花刺子模国主摩诃末在塔拉斯打败哈刺契丹回到国中，大书记扎木的法合鲁木勒克·匿赞马丁·法里德（Fakhr-ad-Mulk Nizam-ad-Din Farid）撰写了赞颂诗句^[19]。但这个匿赞马丁是不是我们要说的匿赞马丁呢？从年龄、地域还有身份等几点来看，是比较吻合的。如果大书记匿赞马丁就是后来燕京行省的匿赞马丁的话，他降蒙古当在国破之后。

匿赞马丁在忽必烈朝身陷囹圄，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不得而知，但忽必烈对他成见之深，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得到，这大概与他在燕京行省的任职有一定关系。

上述三位回回人都曾在蒙哥朝担任要职，他们在燕京行省总摄财政赋税与忽必烈是相抵牾的，牙刺瓦赤没有等到忽必烈当政就死了，但留有后嗣。他的后嗣与他的两位回回副手赛典赤·赡思丁、匿赞马丁在新朝各有不同的遭遇，他们的遭遇除了与忽必烈有关外，还要牵扯到另外一个人，这就是阿合马。

三、阿合马对牙刺瓦赤、赛典赤·赡思丁、匿赞马丁的打击与排挤

阿合马的来历，《元史》语焉不详，只是笼统地说“阿合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20]而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却记载颇详：

“费纳克忒人阿合马异密作了合罕的宰相。政事都掌握在他手中。还在察必哈敦生活于自己父亲的家中时，异密阿合马就同他们亲近。因此，当她作了合罕的妻子之后，经常在他的帐殿中，取得了势力，成了一个大异密，并且把国家行政抓到了手中。”^[21]

费纳克忒在今乌兹别克塔什干西南。从记载来看，阿合马不过是察必的从嫁人。当察必在中统初立为皇后后，他开始青云直上。“阿合马一出现便是管领钱谷财物的”^[22]，此言

不虚，中统二年（1261 年） 他已任 “开平府同知上都留守同知兼太仓使”^[23]，并在这一年清点统计了燕京的万亿库。中统三年（1262 年），阿合马中书领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负责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务。至元元年（1264 年），阿合马拜中书平章政事，正式进入权力中枢。至元三年（1266 年），设立专门负责国家财赋征收与出纳的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任制国用使一职。由此一直到至元十九年（1282 年），阿合马牢牢地控制了政府大权。忽必烈朝中的重臣如安童、廉希宪、许衡等都受到了他的排挤和打击，其权势当然与他的身份——元世祖的家奴有关^[24]。

蒙哥朝燕京行省中管理财赋的几位回回大臣在阿合马权倾朝野的 20 余年里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或排挤。史籍中虽没有明确指出，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现有史料看到一些端倪。虽然同为回回人，但阿合马并未因此而对其前辈们手软。

牙刺瓦赤死于宪宗四年（1254 年），当时阿合马还没有用事，谈不上什么打击。他的儿子麻速忽一直主政西域，阿合马鞭长莫及。但是阿合马对其另一个儿子阿里别（又作阿里伯）却痛下杀手。阿里别曾任中书右丞、参知政事^④，至元十二年（1275 年）为江淮行省平章，至元十七年（1280 年）被诛杀跟阿合马有很大关系：

“阿合马欲理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立行省以来一切钱谷，奏遣不鲁合答儿、刘思愈等往检核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员，自分左右司官，及铸造铜印等事，以闻。世祖曰：‘阿里伯等何以为辞？’阿合马曰：‘彼谓行省昔尝铸印矣。臣谓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与昔时事异。又擅支粮四十七万石，奏罢宣课提举司及中书遣官理算，征钞万二千锭有奇。’二人竟以是就戮。”^[25]

与牙刺瓦赤家族不同，赛典赤·赡思丁与忽必烈本有旧情，所以忽必烈对他也颇为眷顾。阿合马上台后想要打击他恐怕难以做到，但是排挤则有可能。我们看下面一个简表：

年份	赛典赤·赡思丁任职情况	阿合马任职情况
中统二年（1261 年）	中书平章政事	开平府同知兼太仓使
中统三年（1262 年）	中书平章政事	中书领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
中统四年（1263 年）	中书平章政事	同知开平府事，兼管中书左右部
至元元年（1264 年）	由中书平章政事出任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拜中书平章政事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几年间阿合马的权力逐渐增长，进入权力中枢时恰逢赛典赤·赡思丁外调。虽然赛典赤·赡思丁与阿合马都长于财政赋税，但忽必烈还是选择了阿合马。这次人事变动有没有阿合马的诽谤与怂恿，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从至元初阿合马秉政后，赛典赤·赡思丁再也没能回到中央来，至元十一年（1274 年）更是被远派云南，一直到至元十六年（1279 年）逝世于昆明。这期间恰是阿合马权势熏天的时候，他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匿赞马丁除“用事先朝”外，还是个大商人，据说“资累巨万”。忽必烈时期，他身陷囹圄，什么原因使他“系大都狱”呢？史称“为怨家所告”，那么这个怨家是谁呢？史书并没有明确给出。至元七年（1270 年），廉希宪释放了匿赞马丁，结果出现了“是秋，车驾还自上都，怨家诉于帝”的情况，这个怨家能够“诉于帝”，其地位自是非同小可。忽必烈就释放匿赞马丁一事大发雷霆，导致位高权重的廉希宪罢职。

我们联系《元史·廉希宪传》上下文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廉希宪曾揭发阿合马使其遭杖

责，又因阿合马欲废御史台，与其产生过争执。廉希宪罢职以后，阿合马还向忽必烈进谗言曰：“希宪日与妻子宴乐尔。”廉希宪虽不是汉人，但他实际上是儒臣领袖，与阿合马矛盾极深，所以阿合马亦想除之而后快。于是释放匿赞马丁一事就成为了不是把柄的把柄。由此可见，那个“诉于帝”的怨家最有可能就是阿合马。至于他与匿赞马丁具体有什么冤仇，就很难说清楚了。

总之，蒙哥朝燕京行省的三位回回大臣在阿合马当政期间一人子被杀，一人远调边疆，一人身系大狱。所以我们不能总是注重阿合马对于汉人官僚的打击与排挤，对于回回官僚凡可对其权力造成威胁者，他也是从不手下留情。

四、试探阿合马对前辈回回大臣的打击、排挤的原因

牙刺瓦赤、赛典赤·赡思丁、匿赞马丁等三人属于回回大臣中的前辈，他们基本经历过成吉思汗时代，见证过草原帝国勃兴的历史。他们在蒙哥一朝位高权重，曾一度成为“回回法”的代表人物。《元史》记载，儒臣赵璧就曾与牙刺瓦赤产生过冲突，而忽必烈明显站在赵璧一边^[26]。进入忽必烈时代，燕京行省的旧官僚们失宠是必然的（赛典赤·赡思丁暗中与忽必烈沟通，自是不算）。忽必烈即位初期，总揽财政赋税的大臣乃是王文统，但很快王文统因其婿李璫叛乱被杀，忽必烈的目光则从汉臣转向了色目大臣。这个时期，“世祖急于富国”，于是“众咸称其能”的阿合马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回回大臣素以理财为能事，在这方面，牙刺瓦赤、匿赞马丁等人与阿合马并无二致，不同的是阿合马非常不择手段而已。作为一个新宠，阿合马对同样具有理财能力的前辈们忌惮是很自然的，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打击、排挤这些旧有的回回势力，以便自己大权独揽。这与他排挤蒙古人安童、畏兀儿人廉希宪、汉人许衡等高级官僚如出一辙。打倒对自己有威胁的势力，培养自己的个人势力，这也是历史上权臣们所惯用的手腕，阿合马自不例外，譬如他就曾“奏立诸路转运司，以亦必烈金、札马刺丁、张嵩、富珪、蔡德润、纥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颜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刺沙等为使”^[27]，这一名单虽以回回人居多，但也不乏汉人和女真人，也就是说，只要能为我所用即可。

所以说，元初回回政治集团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不能总是注重回回人与汉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在权力面前，同样信仰的人群内部也难免勾心斗角。更何况“回回”这一称谓本身就就很笼统，元代的回回人群非常复杂，譬如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伊斯兰教派也同样会造成憎恨与冲突。

牙刺瓦赤是花刺子模人，匿赞马丁亦应来自花刺子模（见前面论述）。而阿合马则是费纳克忒（塔什干西南）人，费纳克忒属于河中地区。在12世纪末，花刺子模借助喀喇契丹（即西辽王朝）的帮助，不但打败了古尔王朝，而且在13世纪初“削平了最后几位穆斯林对手”^[28]，统兵进入哈烈，与喀喇契丹联军攻占了忒耳迷（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泰尔梅兹），据伊本·阿西尔《全史》说“穆斯林对此极为不满”^[29]。1207年占领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囊括了整个河中地区。1212年，撒马尔罕反叛，花刺子模国主摩诃末处死了撒马尔罕王乌斯曼，并实行了大屠杀。“花刺子模人大掠三日，伊本·阿西尔估计此时全城死者达200 000人。据术外尼的比较接近实况的记述，全城被杀共计10 000人。”^[30]从这些史实可以想见，河中地区人民对于花刺子模人的仇恨与隔阂一时难以消除。

阿合马为河中之民，而燕京行省匿赞马丁如果是花刺子模国主摩诃末征服河中地区时的大书记官匿赞马丁的话，那么阿合马成为匿赞马丁的“怨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这当然只是

一个推想，还需要有关资料进一步证明。但不管怎样，阿合马对花剌子模人的打击是残酷的，杀掉牙刺瓦赤之子阿里别即是证据，而囚禁匿赞马丁也可提供些许线索。对于非花剌子模人的赛典赤·赡思丁，他仅仅是采用了排挤的方式，比对阿里别、匿赞马丁要温和得多。

阿合马对赛典赤·赡思丁的温和，除了忽必烈的庇护与非花剌子模人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忽视，那就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圣裔身份。有关元代伊斯兰教派的问题，现在限于史料，我们知道得非常有限。但杨志玖认为“穆罕默德无子，其女法图麦与阿里结婚，生哈散（桑）与忽辛（侯赛因），故赡思丁实为阿里后裔。因此，他和他的家族应属于什叶派”^[31]。我们知道什叶派极其崇拜阿里、哈散与忽辛一系圣裔，甚至它的一个支派栽德派宣称“凡系阿里后裔，博学善战，不论出自嫡庶或出自何种世系，均可继任伊玛目位。”^[32]什叶派教徒更是频繁地以阿里、哈散与忽辛这些名字给后代命名，赛典赤·赡思丁有子名忽辛也可为杨志玖的论断提供一点线索。

无独有偶，阿合马亦有长子名忽辛、三子名阿散（哈散、哈桑）。那么是不是阿合马也属于什叶派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拉施特《史集》对阿合马推崇备至，称“异密阿合马光荣地履行了宰相职责约二十五年”^[32]。拉施特（Khodja Raschid-al-Din Fadl Allah）为伊利汗国宰相，他奉伊利汗合赞之命编纂了《史集》，多桑曾论证过“合赞为什叶教徒”^[34]，那拉施特亦应为什叶派教徒，从他的名字所冠的火者（Khodja）也可判断一二。拉施特在《史集》里如此推崇阿合马，兼之以两子之名字，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阿合马为什叶派教徒的可能性很大。

从牙刺瓦赤出生地花剌子模（花剌子模以逊尼派为国教）来看，他应该是逊尼派。《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是坚定的逊尼派，他在自己著作中对牙刺瓦赤那种无比深情的赞美也可透露出一些信息（见前面引文）。而匿赞马丁果为摩诃末的大书记的话，自是逊尼派无疑。

如果阿合马确系什叶派教徒，那么他对圣裔赛典赤·赡思丁就可能带有一种出于什叶派本能的崇敬或畏惧，而不敢对他痛下毒手。美国学者艾敏慧就曾指出：阿合马的堕落“恰巧发生在赛典赤逝世之后”^[35]。当然，这一点还值得继续探讨。但如上所论，如果牙刺瓦赤、匿赞马丁果属于逊尼派，而阿合马果属于什叶派的话，那么后者对前者的打击也就顺理成章了。

汉文献中阿合马的形象当然是不堪入目的，对于回回这一特定人群，“汉文文献有关界定和描述，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笼罩在‘他者’话语下的生成物”^[36]。也就是说，汉人史学家或研究者对于回回的看法往往是站在自身立场上去描述。像赛典赤·赡思丁，《元史》记载他“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37]，俨然一派儒家学者的形象，而《元史》中的阿合马与历史上其他聚敛之臣也殊无二致，但恰恰忽略了他们的穆斯林身份。探讨他们的伊斯兰教派信仰，的确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内容。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些回回政治家的关系时，首先应该注重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但不能仅限于政治层面的探讨，尤其不应该忽略种族、地域以及宗教等因素所造成的影响。

注释：

①有关忽必烈潜邸侍臣、谋士的情况，详见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收于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3-143页。

②关于这一点，唐长孺也指出“唯所谓燕京行尚书省，所理事物大抵以赋税为主，与前代尚书省之职权，广狭殊不相侔也”。唐长孺《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中枢组织》，《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32页。

③陈得芝 《牙老瓦赤卒年补证》，收于《蒙元史研究丛稿》第四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01 页。但王明荪根据王恽《中堂记事》而判定，忽必烈时代的右丞相栾栻即是燕京行省断事官牙老瓦赤，但证据相对单薄。见王明荪《元代的士人与政治》，台北：学生书局，1992 年版，第 70 页。

④忽必烈虽曾不满于牙刺瓦赤，但还是任用阿里别做中书右丞、参知政事等重要官职，这显然与“李璫之乱”后色目大臣在忽必烈心中的地位上升有关。

参考文献：

- [1] 宋濂，等. 元史（卷二百五）奸臣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4558.
- [2] 宋濂，等. 元史（卷四）世祖本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57.
- [3] 苏天爵，编.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M] //高鸣. 廉希宪家传.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00.
- [4] 宋濂，等. 元史（卷四）世祖本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58.
- [5] 宋濂，等.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45.
- [6] 苏天爵，编.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 [M] //高鸣. 廉希宪家传.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93.
- [7] 巴托尔德.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M]. 张锡彤，张广达，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97-398.
- [8] 宋濂，等.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30.
- [9]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M]. 何高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7.
- [10] 札奇斯钦. 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 [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409.
- [11] 宋濂，等. 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3610.
- [12]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M]. 何高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55.
- [13] 柯劭忞. 新元史 [M] //元史二种（上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9：644.
- [14] 纳为信. 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 [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26.
- [15] 宋濂，等.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赛典赤·赡思丁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3063.
- [16] 拉施特. 史集（第三卷） [M]. 余大钧，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44.
- [17] 宋濂，等. 元史（卷一百三十）不忽木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3170.
- [18] 宋濂，等.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廉希宪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3092.
- [19]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M]. 何高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84.
- [20] 宋濂，等. 元史（卷二百五）奸臣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4558.
- [21] 拉施特. 史集 [M]. 余大钧，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40.
- [22] 杨志玖. 元代回族史稿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 [23] 王恽. 秋涧集（卷八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201 册 [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86.
- [24] 刘迎胜. 从阿合马的身份谈起 [M] //元史论丛（第九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185.
- [25] 宋濂，等. 元史（卷二百五）奸臣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4562.
- [26] 宋濂，等. 元史（卷一五九）赵璧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3747.
- [27] 宋濂，等. 元史（卷二百五）奸臣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4560-4561.
- [28] 巴托尔德.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M]. 张锡彤，张广达，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54.
- [29] 巴托尔德.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M]. 张锡彤，张广达，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53.
- [30] 巴托尔德.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M]. 张锡彤，张广达，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367.

- [31] 杨志玖. 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试探 [J]. 西北民族研究, 1988 (1): 193.
- [32] 金久宜. 伊斯兰教史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51.
- [33] 拉施特. 史集 [M]. 余大钧,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344.
- [34] 多桑. 多桑蒙古史 (下册). [M]. 冯承钧, 译. 上海: 世纪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292.
- [35] 艾敏慧. 西方学者论赛典赤·赡思丁 [J]. 姚继德, 董艳, 译. 回族研究, 2006 (1): 94.
- [36] 钟焄. 民族史研究中的“他者”视角——跨语际交流、历史记忆与华夷秩序语境下的回回形象 [J]. 历史研究, 2008 (1): 43.
- [37] 宋濂, 等. 元史 (卷一百二十五) 赛典赤·赡思丁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3065.

From Yalavach to Ahmad

—the Conflict and Power Mutation in the Internal of Islam Political Group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Liu Chengqun and Wuliyat Migity

Abstract: Yalavach, Sayyid All Omer Shams al-Din and Nizam-ad-Din are Islam officials of Yanjing Province of Mengke Khan period. Their forces in Ahmad period are hit and excluded in different levels. Ali Bek, the son of Yalavach was killed by Ahmad. Nizam-ad-Din was arrested in Great Capital of Yuan. Sayyid All Omer Shams al-Din left the central power and finally died in Yunnan. This shows that the internal of Islam political group also has conflict due to the power struggles 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race, region and Islamic sect.

Keywords: Islam officials; Ahmad; power mutation

(责任编辑 保宏彪)